

婆婆的情人

“姍姍，快起床，要上班了！”我還賴在早春溫暖的被窩里，就聽到婆婆的聲音。這聲音透着米飯的清香，也透着陽光的熱情。噢，婆婆今兒咋啦？自從公公去世後，她整天苦着一張臉，寡言又少語。

我一骨碌爬起來，正看到婆婆捧着一大束玫瑰花往她臥室里走，臉兒紅撲撲的，眉里眼里都是笑。我驀然想起，今天是情人節啊！敢情咱婆婆也要梅開二度了？

我腦子里幻燈片似的播放着幾個男人的頭像：鄭伯伯、李叔叔、王主席……到底是誰送給婆婆玫瑰花呀？

正胡思亂想，老公從洗手間出來，說：“吃好了沒有？快走吧，別遲到了！”我一上車，他就遞給我三枝玫瑰：“老婆，節日快樂！”



我白了他一眼：“小氣，才三枝！咱媽的情人，都送她一大束呢！”

老公橫了我一眼：“你才小氣呢！連咱媽都嫉妒！”

我神秘兮兮地說：“噢，你猜，是誰看上咱媽了？是鄭伯伯，還是李叔叔，還是王主席？對了，一單元那個鑽石王老五，見到咱媽時，那可真是滿臉的菊花開呀，會不會是他呢……”

老公嘆喏一聲笑了：“你怎么想的全是那些老歪歪啊？就咱媽那生人勿近的氣場，老人家們即便是有賊心也未必有那賊膽呀，告訴你吧，咱媽的情人才二十五歲呢！”

“才二十五？”我大吃一驚，盯着他狡黠的眼睛，我突然明白了，“啊，原來是你這個，前世的情人！”

作者李姍妮：女，19歲，山東省城市服務技術學院學生，自小喜歡看些閑書，在老師的鼓勵和幫助下，時常會寫篇小文投稿，得過兩次徵文小獎。



1964年正月初八，我的奶奶、爸爸、媽媽、姐姐、哥哥、弟弟、妹妹、還有我的未婚妻，把我送到村里送兵的馬車上。“駕！”當馬車向縣城剛一出發那一瞬間，與親人分別的滋味兒是從來沒有過的難受哇。就這樣，我與家人戀戀不捨的離開了……

到了部隊第一堂大課是在團大禮堂由團孟副政委給新兵講課。首先，學習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主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之後，孟副政委講了一條紀律：“咱們部隊，新入伍的戰士，從今天起，到服役結束那天，這期間不準結婚，不準處女朋友和談戀愛，也不準寫、郵情書。如果經檢查

發現有違反上述紀律者，立即開除軍籍，裝進檔案……”

根據部隊這條紀律，我立即給未婚妻寫了一封信，把部隊的相關紀律、孟副政委的講話，如實向她進行了詳細的說明。我表述了我的想法——我是一名軍人，個人服從組織，我必須遵守部隊的紀律，今後不能通信聯繫了……

她接到我的信後，很快回了我一封信：“今後情書不寫、不郵了，我的關係不能斷。”

我生怕影響集體榮譽，我回了一封信：“為了革命，咱倆之間的婚事，就到這了。長痛不如短痛，你、我都理解吧！”就這樣，兩封家書，退了婚。

4年後的1968年，我退伍回到家鄉。大嫂對我說：“你的未婚妻對你實心實意的。那時候她到咱家來，看着你從部隊郵回來的照片，痛哭流涕……咱們全家人這才知道你不要人家了。後來聽說人家還得一場大病呢！”再後來，她找了一個姓牛的開拖拉機

的。”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沒有變通。半個世紀過去了，對與錯，是與非，誰人評說啊！

作者呂世申：黑龍江省明水縣工商局

兩封家書退了婚



去貝加爾湖畔

信仰的藍光
在人與人之間傾斜
沒有更遙遠的彼岸
只有時間

從加爾各答到烏蘭巴托
特日勒吉河水叢林環繞
雪水融化
滾落下來之氣勢
輾轉成這方水土的芳名

你會記住恆河
最高的雪山
像父輩的血液在我記憶深處
流淌
沉澱一種信念

那天從加爾各答到烏蘭巴托
再去貝加爾湖畔
看一匹棗紅馬的的身影越來越遠
猶如落日的余暉 燦爛

作者段躍初：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曾在歐洲美國等刊物發表過詩文。

恩怨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天，月掛樹梢，深山里一片銀裝素裹，西北風像獅子一樣地吼叫着。

山窩處，有一間石頭房子，屋里有位老獵人正蜷縮着身子，坐在火盆旁取暖。

突然，門外有了異樣的響聲，一股狼騷味從門縫里鑽了進來，身邊的阿黃立刻汪汪地叫了起來。

莫非它們又來了？

他麻利地摘下牆上的獵槍，上滿了火藥……

突然，碼在窗戶上的幾塊擋風石頭，被狼扒掉，隨後，一股寒風便灌了進來，阿黃身上的毛全部豎了起來，它叫的更猛了，且一下子撲向了窗口，老獵人渾身打了一個寒顫，迅速地

端起了獵槍，瞄準了窗戶……

“嗷”的一聲狼叫，隨後屋外便是一陣激烈的廝殺。

天啊，上次誤殺了一只狼崽，我都放過它們好幾次了，它們還是不肯罷休啊，看來我這次真是兇多吉少啊。老獵人始終端着獵槍，望着窗戶，腦子里又閃出前出那樁往事。

屋外邊廝殺的很激烈，猶如鬼哭狼嚎。

約莫半個鐘頭，一切慢慢地恢復了平靜。

第二天，老獵人打開門一看，頓時震驚了，門前雪地全部被染成了血紅色，七八只狼橫七豎八地被咬死在地上，牆邊一只花斑老虎也受了重傷，趴在那里，無力地沖着他搖了搖尾巴。

他的眼睛有些濕潤，這正是自己以前救過的一只小老虎……

作者劉培剛：安徽泗縣北二環烙鎮村



平凡是福

二十年前放暑假的那天，一年級的李仕拿着他人學以來的第一張成績單，高興地跑回家。“媽，我語文九十五，數學九十九，年級第二！”

“怎么是年級第二，難道考第一的人比你聰明嗎？”媽媽生氣了。

李仕說：“我語文作文不怎么會寫，數學粗心錯了一道題。”

“別人會你不會啊？你這樣還怎么出人頭地啊？快去看書，快去！”

“媽媽，明天是暑假的第一天，同學們約我一起出去玩……”李仕委屈地說。

“玩，你不知道什么叫笨鳥先飛嗎？我們家窮，家里沒有一個當官的，比不得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別人一倍付出，你就得十倍付出。暑假就在家好好看書，哪兒都別去！”

八年前高考發榜的夜晚，李仕在家里和媽媽一起商量到底大學選哪個專業。“我



感覺我對電腦挺感興趣，媽，我準備讀計算機專業。”

媽媽臉色一沉說：“學什么計算機啊？你看看

現在的政府官員有幾個是學計算機出身的。我看經濟學不錯，以後考公務員從政挺好！”

李仕滿眼是淚：“媽，我喜歡搞技術。”

“你瘋了嗎？我們家底子薄，我就你这么一个兒子，你看看人家當官的多舒服。你學經濟以後對考公務員有好處，考上了就能出人頭地了。”

如今，年紀輕輕的李仕已是縣里某局的副局長。

這天晚上，媽媽打電話給李仕，本想提醒他記得去市里領專家送禮，爭取在仕途上再進一步，但電話一直處於無法接通中。

後來，媽媽終於找到了李仕，一見面，母子倆便抱頭痛哭。一夜間頭髮變得花白的媽媽有氣無力地說：“是媽錯了，真的是媽錯了，平凡是福啊……”

幾天前，李仕由於貪污腐敗已經入獄了。

作者李瑞志：黃岡武穴人。江夏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於百餘家報刊。

旗袍當然是一個名詞，但更像是一個形容詞。妖嬈、旖旎、曼妙，都是旗袍自身所帶的韻味。

旗袍天生是風情的，帶點巫氣。否則，唐代的霓裳化作了雲彩，宋代的霞帔隨了塵埃，它憑什么一直搖曳在時光煙雨里，裊裊婷婷地走過來，還將裊裊婷婷地走下去？

海濤是這樣寫《中國旗袍》的：

不知是身段描寫了旗袍 / 還是旗袍敘述了身段 / 在滾邊和收腰中 / 紅玫瑰盛開在胸前 / 淑女的魅力光彩四射 / 每一件旗袍都有一個故事……

確實，旗袍是不會單獨上場的。它總是與玲瓏的曲線在一起，與清涼的眼神在一起，與粉色的團扇、紅木的座椅、雕花的窗櫺、線裝的古書在一起，也與深深淺淺的心事和影影綽綽的愛情在一起。

據說，陸小曼初見徐志摩，就是憑一件“含露玫瑰般”的旗袍，嬌艷、嫵媚，輕而易舉地勾走了大詩人的心。

陸小曼是深諳衣道與人情的。作為交際花，她沒有穿低胸露乳的晚禮服，亦沒有穿高腰裸腿的小洋裙，而是以一襲清麗、婉約的旗袍，在蓮步輕移中款款地綻放自己花月沉香的神韻。

含蓄的優雅的旗袍，是一種水樣的詩樣的

語言。那旗袍，立領半掩着粉白的脖頸，裙擺半開隱映着細長的小腿。內修而外斂，欲蓋而彌彰，像極了愛之初的那種欲語還休，欲拒還迎。

一個窈窕的女子，將愛情的分寸拿捏得这么好。縱然徐志摩有銅牆鐵壁，怎禁得起這化骨綿掌？一不小心，就陷進去了，並且付出了短暫而華麗的一生。

葉傾城曾說：“沉靜而魅惑，古典隱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遠清麗如一闌花間詞。”

是的，旗袍拂過的空氣里，總是盪漾着茶香與琴音。聞香識女人，不管是大家閨秀，還是風塵女子，



旗袍結

一旦穿上旗

袍，舉手投足間，就有了優雅和韻致。

金陵十三釵，就是穿着旗袍逃到天主教堂

來的。倪妮飾演的墨玉，一襲藍紫色的旗袍，隨紅粉的大花大朵們出場，可謂別具風情，艷壓群芳。最有味道的是她的眼神，三分嫵媚，七分妖艷，再配上婀娜的身段，撩人的手勢，讓正人君子的約翰神父，也禁不住春心盪漾。

而旗袍的風情一旦與人格的高潔同台上演，那撼人心魄的力量就不是時空可以阻隔的了。影片的結尾。當墨玉她們代替女學生去赴日軍的死亡之約時，她們都梳着清湯掛麵的學生頭，穿着清一色的藍布旗袍，最是清簡樸的素面鉛華，折射出了人性最絢麗的光彩。

那婉約的線條，那雅致的連袖，那精巧的手工扣。哪一個女子，沒做過美麗的旗袍夢？着一身花樣旗袍，與喜歡的男子，徜徉在楊柳依依的

湖畔。眉眼盈盈，兩情繾綣。那樣的時光，才是一刻千金的呀。

然而，更多的旗袍女子，是沒有這個福分的。如席慕容在《千年的願望》里所說：她們在玉階上轉回以後，也只是枉然地剪下玫瑰，挿入瓶中。

女為悅己者容，曲為知己者彈。與一個懂得的人一起，烹茶煮酒賞梅花，當然是人間至樂。而過盡千帆皆不是之後，還有心情上一身，在一個人的世界里裊裊婷婷，何嘗不是人間極品！

張愛玲曾經這樣活過。在異域他鄉，在四壁皆空的屋子里，用一根文字的銀針，綉自己的春閨夢，綉自己的小團圓，綉自己的心。

張愛玲是裹着一件赭紅色的旗袍走的。她在遺囑里說，要把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同時要撒的是紅的白的玫瑰花瓣。她到底還是沒有，真正放下。

獨一無二的旗袍，是要穿給獨一無二的你看的。你不在，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旗袍，猶如愛情，是一生解不開的死結。

作者熊蕾蓉：湖北省作協會員。天門市作協副主席。已出版三部作品集。一百多萬字的文學作品散見於多種中外報刊雜誌。